

大宋八義

十九集

武俠
小說

大宋八義（卷十九）

第十九回

因難起

狹路逢惡道

爲復仇宋士公山左謂遇春

話說上回書 阮弱芳中了毒箭

地下 吓壞了心慈面軟血心熱腸的宋士公 不顧一切

往前便跑 慘扶入地鼠阮弱芳

雄俱都含淚 慘起弱芳觀看 這雙箭中在小肚子之上

微微直顫 八爺面似塗青 汗

如同黃豆粒一般 往下直流 那猴子阮英見八爺如此

心如刀攪 肝腸寸斷 這就

關心 關心則亂 放悲說道 八叔 我設計圖謀 實

指望將你老請出來 破此聚寶樓

田孝子 美名傳流萬年 不料你老身受重傷 危在旦

夕 語畢 將毒箭拔出 紫黑血

點點 往下直流 這隻毒藥箭長在四寸餘 粗如鞭杆

前邊是一個鏟子頭兒 鋒力

上雖然是血跡模糊 箭尖發烏 准知道是毒箭 阮

了將這隻毒箭拋在地下 宋士

道我的兄弟 你的虎禮如何 八爺將雙眼一睜 看

英看羣雄 按住了傷口的眼

大哥 小弟有負勝意 對不過大哥千山萬水萬水

千山 下揚州聘請小弟 小弟以爲聚寶樓無有什麼關係 平生所學 足以破此惡陣 那知

小弟藝業不精 欲以堂廊之臂當萬斤之車 豈不是兒戲 小弟自悔當初目空一切 才有今

日之事 此箭乃毒藥所喂 小弟不久於人世 別說是有毒的箭 就是無毒的箭 中在致命

之處 也休想幸免 人生天地 自有定數 望大哥勿以小弟爲念 振刷精神 百折不回

遠難汴梁 趕奔山東青州府陶寨 請我六哥陶遇春 我六哥乃血心熱胆俠義之人 不用

說有哥與金公子的關係 六哥 就冲着我死在聚寶樓內 也毅然出山 一睹惡陣 六爺

2 到時 此陣如春冰解凍 大哥不要怪 勿以我爲重 宋士公泣道 兄弟保重 八爺
兩眼發直 將手一指 身形向後一仰 英雄絕氣身亡 爲朋友只落的命喪美人床 老少英

雄忍不住悲痛 才放聲大哭 一刀手宋士公抱住八爺的尸體 哭的如同酒醉 大聲喊道

兄弟呀 兄弟呀 你爲兄長亡命 實在叫我心中難過 要論你我弟兄同堂學藝 又是金蘭

之好 兄弟你雖爲我喪命 夫義千秋 炳炳麟麟 可算與日月爭光了 但是兄弟你跟前無

子 拋下結髮之妻 叫宋士公心中如何過得去 罷了 賢弟你的靈魂少候片刻 劣兄不願

與弟同生 但願同死 語畢 橫於項上 趙華陽手急眼快 摺住了宋士公的手

腕 阮英上前奪刀 趙華陽五 道 大哥你老這一手可不對 你老與他是金蘭之好

我們就與他是路上的人嗎 除跪倒在宋爺面前 叫道伯父 你老人家且莫情急

容姪男與你老說上三言兩語 二目落淚 伸手拉起阮英 悲哀說道 阮英你快起來

臣有話慢說 阮英說道 你老 目自戕一呢 固然是情至義盡 但是有背你老的初了

試問伯父 你老要死了 我們大 當怎樣呢 這聚寶樓的主人皇驛馬雕 上矇君下壓臣

昧起人家的物 害了忠臣孝子 不報應馬雕 將來馬雕更特惡不改 也無所忌憚了

那金公子想要得生 還得來生 金公子還算小可 家中的老母義僕 俱都隨着金公子

而死 並且還得包了祖宗的坟墓 伯父你老要依我叔父遺言 速到山東聘請我的義父陶遇

春 一來給金公子完官司 叔父報仇雪恨 那樣一來兩全齊美 我八叔在九泉之

下也當含笑了 趙華陽阮宏芳等 跪在宋士公面前 叫道大哥 你老若依阮英之言 真

是高幸 宋士公二目落淚說道 衆 仁兄弟爲我費盡三毛七孔之力 如今大功未成 先喪了

我的八弟 我豈肯再勞諸位賢弟 涉山川 再說咱們上三門把江湖綠林這俱都得罪的透

心寒了 此去山東倘有差錯 宋上 更成了人中之罪人了 衆人齊道 大哥你老千萬不要

多想 我們大家情願跟你老人家 到山東 聘請六爺出世 好早早破了這宗傷天害理的

東西 宋士公道 列位 對我宋 情深義厚 真叫我心中難過 辦這種事 這條命如

同風裡之燈 不知那一陣風將燈息滅 我無以安慰衆位賢弟 語至此 向下便拜 衆人趕

緊將宋爺攔住 阮爺將刀交與宋爺 宋士公接刀在手 高聲叫道 八弟啊 八弟啊 愚兄

大寶在對不住你了 你若有靈 助我弟 元成功 好給賢弟你報仇雪恨 姜玉龍阮英將阮弱芳

夜行衣包打開 拿出大衣 把阮弱芳一裹 抗在肩頭 往外便走 到了聚寶樓外面打呼哨

宋 知會樓上的草上飛苗慶 那苗三爺 止往前行走 知道下面順利 心中十分歡喜 後來聽

得下面有哭泣的聲音 三爺也不敢多 只好停止不往前走 忽聞再下有了呼哨之聲 向

八 下問道 聚寶樓如何 十寶珠可曾到手 阮英說你老不要問啦 你老先下來吧 然後我再

告訴你老 三爺下了樓 跟着阮英來到山石後 打呼哨喚水內的白勝公 白勝公聽得上面

有人亂的聲音 也便止住脚步 聽 上面有呼哨的聲音 英雄遂奔石孔而來 看見百寶繩

在那裡搭拉着呢 英雄遂順着繩子 向上爬來 遂向阮英問道 聚寶樓怎樣了 可曾得出

寶貝 阮英說道 你老到外面更衣就知道了 四爺緊導兩下 上了假山石 把水衣水靠脫

去 更換了白晝衣服 向阮英一問 英雄這才明白 爺兒兩箇下山石 悲悲傷傷 夠奔下

3 面 來見宋士公 宋大爺不叫衆人多言 一直奔花園門而來 知會衣行鬼張明 五爺要問

也被宋士公攔下了 遂同着衆八回原路向回下裡趕 遇見 追風腿震順 才叫雷順給大

家送信 知會衆人趕緊聚齊 好聚寶樓 衆人調齊 這才奔望樓走來 來到望樓下 叫

道王六爺 你老急速下樓 王明也不管那將死不活的更夫們 好在這宗薰藥 等到天亮仍

然蘇醒過來 不損害人 這羣更夫們 糊裡糊塗 也不敢報告馬雕 因爲如果報告了馬雕

還得弄一身不是 府裡又不曾出了什麼大事 暗含着吃下這個虧去 就算完了 且不言

更夫 單表八義弟兄 指着阮八爺 下了馬雕府 來到橋下 找着唐奇 唐奇正在那睡覺

呢 阮英將他喚醒 叫道傻兄弟 我 叫你睡覺 你又脫懶 快快醒來看看 唐奇揉了揉

眼睛爬起來 跟隨衆人就走 阮英說道 姜玉龍你把八爺叫唐奇抗着吧 姜玉龍遂將八爺

遞與唐奇道 你抗着這個 唐奇問道 這是什麼東西 姜玉龍說道 你可留神 這可是七

寶珠 唐奇接過來抗在肩頭 向姜玉龍問道 怎麼這麼重呢 姜玉龍說道 寶珠當然重

唐奇說這是死人 你叫我挨壓 何必拋斜 老少英雄夠奔酸棗林 楊氏弟兄與蔣兆雄一

問原因 宋士公將八爺受害的經過 說了一遍 蔣兆雄與楊氏弟兄俱都痛哭流淚 正在

此時 就聽得馬雕府內人聲嘈雜 因爲馬皇親府內 打更下夜的人 圍着府轉了一番

忽聽聚寶樓中更鑼陣陣 各自夠奔聚寶樓觀看 一方面稟報二國舅馬雕馬伯父 鐵令侯聞

報 不顧一切 整好衣服抄起亮銀棍 率衆趕緊聚寶樓 來到樓前 紫駐衆人 只帶

自己的親丁家奴 掌起燈籠 直奔樓內 那馬雕一看 休息一道一道的俱被人家損壞

可把奸賊吓壞了 直至第六道消息 元美人床上有血 馬雕哈哈大笑 准知道破消息之人

輕者帶傷 重者廢命 再說第七道消息 門戶未動 馬雕樂啦 就知道決無破壞 馬雕

心滿意足 帶領親丁准備傳工匠再修理 多加賞銀 但是這一下子雖然沒破了寶樓

第九集

把馬雕平日仰仗聚寶樓的傲氣，俱一消滅。越想越後怕，好厲害的響馬，八道消息破了六道。雖然沒到禁地，也差之不遠了。馬雕只可重整消息，又另加研究，添上絕人的機關。自今日之後，並聘請著名的英雄俠士，雖萬兩黃金也不吝惜。你道馬雕怎麼下這大的注兒呢？別說是萬兩黃金，只要有敢保全聚寶樓的，馬雕傾家都在所不惜。因為這個樓關係馬鵬頂上的人頭，七寶珠璣君之事，還在其次，其中最厲害的，就是馬鵬的妹子把皇上家的寶物盜到娘家，送給了馬鵬。馬雕便把寶物放在樓內，他的野心非常之大，所以才修造這個樓，放在樓裡的東西，別說是凡人，就是神人也拿不出去。除非把這座樓燒了，使寶物同分之一爐。不然，要想把藏物取出去，勢比登天都難。老兒費了這麼大的苦心，平日仰仗此樓以為飛鳥莫入，今天竟被人破了六道消息機關，再破兩道就算完了。老兒如何不後怕呢？所以對於聘護樓的人，只要有有名有勢之人，不論花多少錢，也不若含糊。老兒就這麼一連羅英雄好漢，才有紹鄉下山應聘，保護聚寶樓，與大八義血戰馬雕府，這是後文之事。暫且不表，單說八義弟兄看着弱芳的尸身，俱都落淚。阮英說道：馬府已知動靜，咱們在這裏傷悲，是無濟於事的。我八叔今天命喪聚寶樓，成了義士之名，萬古不朽。我想為我孝子死於樓中，我還沒有那麼大的造化呢。大家莫要悲感，還是釋哀為是。打起精神，往前去。聚寶樓不破，我們便同步我八叔的後塵。在所不惜。老少英雄聞聽阮英之言，俱都止哀，叫唐奈抗起弱芳，穿林順舊路而歸。回了興隆王家店，到了店房把八爺的尸骨放下，羣雄脫去夜行衣，換上白晝衣服。阮英眼望王明說道：六叔，你老給我八叔預備一具棺柩。這筆款由小侄償還。王明說道：阮英何出此言。

咱們爺兒們是過命的交情 區區衣棺之費 又何必掛齒呢 於是吩咐下人們買衣棺 成殮八爺 又預備孝衣 叫阮英穿戴起來 羣雄這才大哭叩靈 士公向猴兒阮英說道 你八叔現在成殮 使我不能再觀儀表 無論如何 他應當享個一天半天的 大家多看我八弟幾眼 阮英說道 伯父 你老人家不知馬雕勢能薰天 他的聚寶樓破了六道消息 我八叔喪命 那馬鵬必然探聽破樓之人 如果被馬鵬探去 再叫我八叔有毒藥箭的傷 那時我八叔的尸骸 便不能回歸故里了 這時早早成殮 大家痛哭一場 死了死了 宋士公聞聽此言 大放悲聲 叫道我那俠心義胆的八義 痛死愚兄了 八弟在天之靈 必當鑑見肺腑 愚兄聘出賢弟 致落到如此地步 叫兄心中何安 阮英在旁勸道 伯父止哀吧 你老若大喊俠心義胆 倘被馬府走狗探去 生者毫無關係 於我八叔的靈柩有碍 趙二爺苗三爺白勝功等也都解勸宋士公 宋爺這才止哀 阮英說道 大家都不必落淚 免得我伯父傷心 咱們統歸武書房落坐吧 阮英遂將八爺臨危的言語 說了一遍 於是將八爺的靈停在興隆王家店 仍派蔣兆雄探視馬府 觀看聚寶樓的動靜 這是常川的差事 無論馬府出什麼事 聚寶樓有什麼變故 都是蔣爺負責 又派王明在暗地保金公子 如金公子出了差錯 惟王明是問 楊是弟兄爲預備員 有什麼緊急之事 都是他二人代辦 然後阮英寫了兩個箋帖 派楊氏弟兄將箋帖帶回開封府 報告阮弱芳命喪美人床的經過 及此後破樓的計劃 二張箋帖是給金公子的 叫王明於晚間送到刑部大獄 曉諭金公子 上邊的言語 畧謂公子放心 我等現在破樓稍有不利 不過時間關係 早晚必破此樓 公子且耐心處之 自有雲開見天之日 至於公子在獄中的安否 我們已佈置得宜 決無他虞 現在我們雖暫離汴梁

不久便歸 晤面非遙 諸事保重爲幸 阮英將信寫完 大家便收拾包裹 起身離了東京 沿路之上 八義弟兄俱都垂頭喪氣 心中不樂 其中最難過的是宋士公 在路上時而哭泣 時而笑罵 有時候便慷慨悲歌 大呼金縣令在天之靈 也應保護忠義之士不死 怎麼惡人這樣難除 好人這樣難救 蒼天是有眼 還是無眼 我那八弟爲友忠誠 心地坦白 爲什麼落得美人床下喪命 我那八弟跟前無子 承我八弟之後的人 只是阮英了 爲什麼老天爺不給我八弟留下一條後根 唉 說什麼忠臣義士 論什麼奸盜邪淫 修橋補路雙眼睛 殺人放火子孫多 什麼叫天堂 那個叫地獄 赤心與黑心 又有什麼分別 我從此要棄了寶刀 再不殺亂臣賊子 再也不搭救忠臣義士 寧使那亂臣賊子 害盡了忠臣義士 廟堂之上 社會之間 亂臣賊子 橫行無忌 俠客義士 隱遁荒谷 不聞不問 豈不美哉 我那八弟啊 我那八弟啊 你可涼陰了 蓋棺論定 你是義士 英靈與日月爭光 永垂不朽 愚兄此時 生亦不是 死亦不是 禍是愚兄所惹 何以愚兄不死 竟死我的好兄弟 爲兄必與你把仇報 宋士公在一路之上 就這樣笑罵無常 所幸阮英時加開導 那趙華陽也百般勸慰 叫道大哥 你老不要如此 行俠作義講究的是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 打的是抱不平 殺的是奸盜邪淫 早死也好 晚死也好 希望萬歲千秋長生不老 你老人家沒有那麼大的命 想死不到時候呢 吾的八弟 一世行俠尚義 身上連一點兒黑記都沒有 雖死猶生 成全他一世之名 死了有比鴻毛還輕呢 就有比泰山還重的 吾的八弟死的比泰山還重呢 吾在漁樓的時候 心中直咒念 好少叫吾死了 省的我受這些個罪 老了老了 或者再辦一件錯事 到那個時候再死 好落一個罵名千載 不但祖宗

第 十 九 集

跟着泉下不安 連老師都跟着心驚眼跳 媳婦大哥也跟着心裡發慌 大哥你老怎麼想不

開 走到鄉村鎮店 也是這樣笑罵無常 那麼咱們也不回山東了 六爺也不要請了

金公子也不要救了 宋大爺被趙二爺與阮英死勸活說 這才畧止哀悲 一路之上 茶飯懶

嚥無精打彩 如痴如醉 羣雄這個罪孽可就大了 一路之上說破了嘴皮子 用言語開解宋

士公 要不然宋士公真就一天一天的水米不進 書要簡斷 咱們別老在路上打麻煩 還是

請六爺破樓要緊 要是別的小說 這條路上就麻煩啦 不是唐奇丟了褲腰帶 就是趙二爺

又偷人家的襪子啦 要不然就是住在店裡 聽見房後頭有一個大姑娘哭 俠客必得竊聽

怎麼必得竊聽呢 俠客義士總時時刻刻存着打抱不平的心 見了事就得辦 那是天職 但

是道路上要真有事 還可以說說 一點事也沒有 怔要說一大篇 比如說房後頭有一個大

姑娘哭 俠客暗地裡去聽 先前姑娘哭着說的是什麼 還聽不真切 後來聽了半天 還是

聽不真切 因為姑娘故意的不把字眼兒咬真了 俠客越聽不真越着急 怎麼也聽不准 是

誰欺負了姑娘 急的俠客無法 把耳朵邊在窗戶上旁聽 喝 這回可聽真了 原來是

這麼一擋子事 我要不管誰管 我要真管 人家又不准叫管 那位說顧胖子

倒是什麼事 你老要問是什麼事 沒有別的事 咱們還是趕緊奔山東 別在道上麻

煩 這一日來到山東曹州府 宋士公就覺着腰酸腿麻 四肢無力 行走維難 叫道

衆位兄弟 我四肢無力 步履困難 爲之奈何 趙二爺唔呀一聲說道 大哥 你

老把練藝的資格那裡去了 幼年的童子功 連走路的能爲都沒有了 難道不怕大家

笑話你老嗎 宋士公道 哥哥這是過力 實難行走 唐奇咬了一聲說道 我也累的走不

動了 咱們是雇一輛車 還是雇轎兒 趙華陽道 混帳東西 你也大不知好歹 還給你雇轎麼 前邊若有村莊鎮店 咱們便住下 明天再走 老少英雄開聽趙二爺之言 俱都喜悅 往前趕路 果然前面是一個村莊 路旁樹上拴着一個白龍駒 馬的身上鞍轡嚼轡俱全 往四外一看 並無有人 趙二爺叫道 大哥 你老看這匹馬鞍轡鮮明 無人照看 你老何不騎他一騎呢 宋士公擺手連連說道 兄弟不可 這馬乃是膘大肉肥 鞍轡鮮明 騎馬之人不是等閒之人 倘被人家看見 豈不是一場是非 焉能沒有主兒呢 趙華陽道 管他是什麼人的呢 咱們先借來騎一會兒 語畢 登了登窄腰靴子 奔那匹馬而去 趙華陽他還是一邊走着 一邊喊道 這是誰的馬吃了我的樹啦 我這棵樹是打越南國買來的 淨腳力錢花了七千六百多兩 趙二爺喊了一陣 並無人答言 英雄遂解了韁繩 那馬灰々一聲長鳴 二爺連誇好馬 真有一團烈性 二爺遂一搭下嘴唇 打了一聲哨 那馬便不做了 二爺說有門兒 還真是綠林人的馬 於是飛身上馬 追趕衆人 來到衆人切近 叫道大哥 這匹馬真有來歷 我非常愛惜 你老也騎他一騎 宋士公道 人家本主要看見 應當如何 趙二爺說道 要有主兒 咱們就說是拾的 宋士公說道 兄弟 你有說辭 還是你騎 哥哥我辦不慣這些事 趙華陽唔呀一聲說道 老幫子你那有這個造化 老三老四 你們誰騎 白爺說道 二哥 你老騎吧 我們都沒有這個造化 唐奇呀了一聲 說小乾腦袋蠻子師傅 你給我老人家騎吧 趙華陽說 殘頭蘿蔔纓子 你那騎的了這個牲口 語畢 一搖偏韁 翻身上馬 那馬四蹄如飛 眨眼之間 不知跑出多遠 已然到了鎮店口 二爺勒住了坐驥 跳下馬來 牽着牲口走了幾步 進了大街 見兩旁大道上 做買賣的 甚是熱鬧

路東有一座酒樓，夥計站在門前笑嘻嘻往裡讓坐。趙華陽唔呀一聲，叫道：夥計，你把我
 的馬牽去。這夥計上前接馬。趙二爺說道：你們不要遠處去遛，就在店的方前左右遛遛就
 行了。我這個馬可貴重的了不得。倘若出了意外，不用說你們賠我的馬，連一根馬毛你們
 都賠不起的。夥計搖頭說道：這位客官，你老把馬毛趁早數數，共有多少根？回頭我們好
 原物交還。不然的話，你老要真丟了一根馬毛，我們便賠不起了。趙二爺說道：混賬王八
 羔子，別跟我弄這一套。告訴你吧，我那馬毛是十萬八千根。你數的過來嗎？夥計將馬接
 過，到外面去遛。趙二爺進了酒樓，便淨面吃茶，不慌不忙。夥計遂向二爺問道：你老用
 什麼酒菜？二爺說道：給我來一桌上等的官席。茵陳紹興，預備幾斤。夥計答應一聲，站
 在樓口上一喊：酒宴霎時齊上。又把酒盃筷子放在二爺面前。二爺罵道：好你個臭豆腐
 夥計看了看，桌上酒菜齊全，並沒有包涵。遂笑向二爺問道：客官，你老有什麼
 不滿意的地方？為何罵人呢？趙華陽說道：這些個酒菜，怎麼給我一雙筷子呢？夥計笑道：
 你老人家要多少筷子呢？你老不就是一個人嗎？趙華陽道：混賬，我一個人吃的了嗎？
 我們的人多了，你快來酒盃和筷子吧。夥計說道：你老不就是一個人麼？趙華陽道：那羣
 人都在後頭走着呢。夥計心說：我這就罵挨的太窩心了。這夥計不敢得罪二爺，說客官你
 老他朋友現在那兒呢？我好給你老去請。趙華陽道：不是朋友，是我的管家。你看見有一
 位老頭兒，面似瓦灰，還有一個瞎子，抗着馬杆兒走，你就把他們讓進來，就提吾是趙華
 陽。這個夥計答應一聲，退將下來。來到門外，往四外瞭望。工夫不大，只見順着道走來
 了九位英雄，一看其中果然有一位上年紀的老頭，與趙華陽所說的長像一點不錯。於是

往前緊行幾步 抱拳拱手說道 衆位老管家 現有你家主人在我們樓上用酒 等候衆位呢
 張明照定夥計就是一馬杆子 說你是滿嘴亂道 誰是我們的主人 夥計說道 樓上有一位瘦小枯乾的人 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的鬍子 宋士公也樂啦 心中暗道 不用問啦 一定是我們的二弟 遂叫夥計前邊帶路 進了酒樓 直奔樓上 一看果然是二爺趙華陽 趙華陽站起來 抱拳當胸 叫道衆位仁兄貴弟 我早把酒宴預備好了 咱們同桌共飲 夥計在旁一聽 就明白啦 這個小乾腦袋蠻好 他跟我玩花招兒 他告訴我這羣人是他的管家 好叫我挨一馬杆子 趙華陽見夥計在一旁打怔 叫道夥計 你不要胡思亂想 這羣人雖不是我們管家 跟我都過點麼 夥計說道 要不跟你過點麼 還不打我一馬杆子呢 二爺說道 不用抱委屈 回頭有賞 大家落坐 唐奇把行李早就放下 還不會落坐 就先抄起筷子來 忒了一聲說道 好幾天沒有吃 頓痛快飯了 還是我小乾腦袋師傅痛我 就知道我好吃這碗菜 趙二爺叫道憂雜子 你心點兒 飯是錢買的 命是自己的 唐奇雌雄眼一瞪道 你們是吃飽完事 宋士公等這才落坐 淨完了面 開懷暢飲 正在得意之時 就聽樓梯噤噤的聲音 跑上一個人來 手拍着左臉來見趙華陽 說這位爺 可了不的啦 你老的白龍駒被我們這裡的少紳士奪去 趙華陽用左手一捻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的鬍子 說道 混張東西 我不是跟你們說了嗎 去二根馬毛你們都賠不起 如今連馬都去了 你們賠呢起嗎 又聽那夥計說道 人家不是把馬奪去 還說你老是偷馬賊 那白龍駒是老東家的 你不用不依不饒的 一會兒人家來 不是一頓痛打 就是把你老送到官府 從重辦哩 夥計把手一撒道 你看看我這羣 邊明也同人家猪子 打的成了張啦 這場官司連我都脫不

心淨 你老要是好朋友 等人家來了 你老拉拔我吃盤飯發完了 趙二爺雙眉倒立 眸子圓睜 大聲喝道 胡說 青天白日 朗朗乾坤 把吾的馬搶去 還打了吾的馬夫 夥計說道 你老饒了吾吧 我要是你老的馬夫 這盤飽飯就算你老賞的 我家中還有八十多歲老母呢 趙二爺道 馬是吾的 你老不要害怕 自有吾去找他 不用他來找吾 語畢 端起酒盃 一口就喝了下去 挾了一口菜 叭噠叭噠嘴 叫道夥計 咱們這麼辦吧 衝着你不去找他啦 一匹馬算不了什麼 你是挨了打啦麼 回頭我必有一份心照就是了 夥計說道 我謝謝你老 你老這是衝着我 應當如此 誰叫我不小心呢 被人家把馬搶去了 趙華陽道 你這個夥計真是發財的 壞了 回頭我再打這裡路過 必給你銀子 叫你領我的東 開一座大酒樓 夥計說道 我說你老吧 給你老遛遛馬還挨一頓嘴吧子呢 要領你老的東 這個腦袋也就 趙二爺道怎麼着 也就成趙大頭啦 我們趙家是三世一條根 你留點德吧 正在此時 就聽得樓下有腳步聲音 大聲喊道 盜馬之人在那裡 還不滾下樓來 那江南蠻子一怔神 底下接着罵道 冰要不下來 我們可上樓掏你去 江南趙把氣往下一沉 凸了凸腮幫子 沒說出話來 宋士公看了看二爺 心中說道 二弟你都留了鬍啦 還一這樣玩皮 若不是無事生非 焉能惹出這些事來 看你怎樣答復人家 你道 別人知道理虧 都沉住氣啦 惟有鐵棍唐奇 酒也喝足啦 飯也吃飽了 山東全省都不餓啦 無事他還身上發紂別 忒了一聲 脫去大衣 厲聲罵道 狗娘生的 真不通情理 趙大頭在旁邊一聽 心裏說道 你真通情理 通情理的人都偷馬 唐奇接着又道 憑我們師徒是偷馬的人嗎 你的馬拴着 沒有人管 我們解下來騎幾步 還給你喂喂 誰騎不是一樣 燒

耗子的 說話之間 把鐵棍一抗 躍看樓梯往下便跑 姜玉龍阮英打算再攔 那就來不及

了 唐奇已然跑下樓來 那八義的酒宴焉能用的下去 也下樓觀看 那鐵棍唐奇 橫棍一

看 爲首有三家年少的英雄 這三人觀看鐵棍唐奇 手內鑲鐵鑿花棍 好不威風 三位少

年用手一指說道 偷馬的必是這個黑漢 又一位少年說道 別叫他走了 把我的兵刃拿來

有一個家人把叉取來 遞與少年 那少年接叉在手 說黑小子 剛才在莊外側去白龍駒

是你們嗎 唐奇把鐵棍往當中一舉 雌雄眼一睜 吸了一聲 觀看說話之人 中等身材

大面白如玉 五官端正 頭上素緞子武巾 身穿素緞子箭袖袍 銀帶束腰 前後掖袍襟

高挽袖面 米黃色的中衣 下邊薄底一腰靴 雙手托一條亮銀叉 唐奇看罷 罵道 你這

宋小輩 真是滿口胡來 誰是偷馬的 我們牽着騎了幾步 還給你喂喂呢 你看見了 牽去

就算完了 這位少年的英雄 雙眉緊蹙 用叉一幌說道 你那黑灰頭真不通情理 氣死我

八也 看叉 唐奇見叉來到 着急萬分 大聲喊道 可要了我的命啦 年少的英雄擎叉問道

怎樣了 唐奇一吐舌頭樂道 小子 因爲你老人家不會破這一手 這位少年的又二次叉

叉到 唐奇見叉來到 鐵棍攪頭便下 咱們兩家誰也別管誰 這位爺 看 這才叫拚

命 我的叉扎在他的肚子上 在我的頭上 他死我也死 這才叫打呢 於是撒

叉橫着鐵棍托來 就聽得噹啷一聲響 砸的少年英雄身形發麻 唐奇再換招時 那知後

邊那二位 一位搖叉 一位亮劍 俱都上前 姜玉龍雷順喊叫一聲 說你有多少人動手

一擁齊上 我們好過數 說話之間 一位奔使叉 一位奔使劍的 四個人交起手來 那宋士

公趙華陽等俱是一怔 因爲要馬的這三個少年 一個使劍 所有出入的招數

不離上八門的招兒 宋士公盼望衆人說道 咱且看看這後

進手的招 這就是華

14

陽 弟所招的禍 如果打起來 傷了人 多有不便 趙華陽道 不煩緊 我把這個小娃娃

攔住 問明是上八門的人不是 如果是上八門的人 咱們還要照顧他呢 說話間 看熱鬧

的衆人一陣大亂 齊喊好快呀 好快呀 眼看就到了 二爺留神一看 一人如同應風的一

般走來 倒提亮銀長叉 磕膝跪下 胸前 離臨切近 往前兩縱身 看熱鬧的往

第 左右一閃 這個主兒進了戰場 他們這是打那兒趕來的 饒偷了我的馬 還敢無

禮 趙華陽向宋爺說道 你老看是 宋士公一看來人 喜出望外 真是久早逢甘雨 他

十 鄉遇故知 高聲喊叫 三弟不要示弱 徒弟們罷手停戰 這位使叉的人擊叉觀看 不由的

打了一個冷戰 把叉扔在地下 向前 緊行幾步 抱拳拱手說道 原來是八義弟兄到此 恕

九 小弟無禮 未能遠迎 宋士公用手 扶這英雄 暗中代表 這人乃是五路鏢頭排行在三

姓李名發字紀昌 因爲馬上步下 把亮銀三股叉成名 故此人稱銀叉將 前文書大鬧場

集 州濮家寨 登坑臥底 刀宰中江五路丁德茂 因救了趙華陽 他與焦沛然放火焚山 自押

鏢車回海南歸德府五來鏢店 後來回家看視 英雄的老家就是這個曹州府李施寨 李發

到了村外 有他的晚生下輩來迎他 他遂將馬拴在樹上與衆人相見 內中有一個年青的

李發並不認識 遂向本家的姪兒問道 這位是何人 他的本家姪兒遂向李發說道 這位是

你老的道義姪兒 他的老師乃是神人 將焦熊焦沛然 他姓盧名金玉 外號叫玉面哪叱 要

提起他的先父 威鎮直隸 天下知名 大名府的玉麒麟盧俊義的晚生 李發一聽 這位少

俠乃名人之後 甚是愛惜 盧少爺 前行禮 叫道二叔 後生久仰你老的大名 今天得晤

尊幸 顏 真是三生有幸 有掠衣便有大禮 李發用手相攔 說閣下不要太謙 家裏人好

盧少爺抱拳說道 承閣承問 李發又道 你來到敝村 有什麼公幹麼 盧少爺說道 我

來到這裡 也沒有事情 特意偕同我那幾個孩提之交的弟兄 來到此處探望你老來啦 李

發說道 衆位現在那裡 盧少爺說道 我們住在富貴樓 因為我們幼而失學 投在你的老

師焦沛然跟前學藝 我的老師常提念你老人家 武學出衆 以後必叫我們投你老人家跟前

學藝 現在我的恩師代着姑娘來南宮探親 怕我們弟兄把學業荒廢了 我的老師臨走給留

下一封信 叫我們來投你老人家 李發說道 我與焦沛然乃是金蘭之好 老賢侄你如願學

我這點賤藝 只管跟着練練 我是義囊相贈 盧少爺一聽李紀昌說話的口吻 真是洒脫不

凡 於是重行施禮說道 謝過叔父 李發說道 是你自己還是有別人呢 盧金玉說道 我

同一位師兄來的 來到府上見了我李師兄 言說你老人家尚未歸家 今日我們兄弟出村散

悶 恰巧遇見你老 李發聞聽甚是喜悅 敬重他是盧俊義之後 又是焦沛然的高徒 論交

情過的很多 這乃是名利兼收的事 爺兒幾位 談着話進了村莊 直奔家門 擲塵淨面

落坐吃茶 家人又報 說東家爺你老來的真巧 今天有一位朋友來拜望你老人家 來了兩

次啦 李爺便向家人問道 此人是何等模樣 家人說道 看他那個樣是官家打扮 皂青布

快靴 言談話語非常精明 李爺思索多時 暗自想道 本地面的六扇門裡的人 沒有我不

認識的 長工也都認識 大概這個是外方人 思索至此 吩咐家人 他要再來 你告訴我

我必親自見他他 家人答應一聲 李發遂叫手下人去把白龍駒牽來 家人去不多

時 跑了回來 吓的喘吁吁 老東家可不的啦 你看的白龍駒蹤影全無

七樣發落 你說這們滿嘴胡說

還在那樹上拴着 就是在那兒扔着 他也不曾去

你們快快去叫那長工月工 都去找

多時 不見到來 李發急的暴跳 正在此時

來一個作活的家人說道 三爺 你老這匹馬我看見啦 我正在地頭上耕地 見有一羣人

奔咱們這個村子來啦 內中有一個瘦小枯乾的人 把你老的馬解下來 騎着便走了 所以

我 稟遠報 李成李祥二位少爺說道 我弟兄前去找這個偷馬的人去 盧金玉說道 我也

同你們去找 於是弟兄三人遂奔大街上尋來 那知道走在這坐望儀酒樓 見有一個夥計牽

着白龍駒來回來蹣 李成上前問道 你是那裡的夥計 這匹馬是何人的 夥計笑嘻嘻道

你老不認識我 我可認識你老 你是少紳士李爺 李成說道 你是那裡的 夥計說道 我

是望儀酒樓的 這匹馬是一位客人的 他說叫我特別留神 如果丟一根馬毛 都陪不起他

那李成氣往上撞 說這匹馬是我天倫的 你們滿嘴胡說 語至此 冷不防就給他來了一

個耳光子 打的夥計滿臉冒火 不敢要馬 撒腿如飛 前來稟報趙二爺 要依着盧金玉得

馬回莊 就不去用酒了 李成說不成 咱們回去 就栽給那個夥計了 那夥計必說咱們欺

負他 無論無何 也得到望儀酒樓 將那盜馬的暴打一頓 或者交與官面 方才對的住那

個夥計 於是遂到酒樓 衆家人也是狐假虎威 一路叫罵 遂將唐奇罵出來了 後來宋士

公等由酒樓內出來 內中有一個牢匡的家人 見這幾個年老的英雄 長的儀表不欲 各個

手中有軍刃 恐怕少爺吃了虧 輩身上馬 出了大街跑回村去 報告老東家去了 來

到宅院門前 下了坐驢 把馬交與同伴之人 自己夠奔武書房報告老東家 口稱三爺 馬

到可找着了 事可惹下了 如此這第一說 李發聞聽此言 說道 這其中必然有事 我